

船上那家人



人生在線
吳白丁

辦公室窗外是個避風港，有一艘遊艇很是醒目，它又大又新，頗為高檔，在老式漁船的簇擁下，顯得格外出挑。常年停泊在此，極少見它駛離避風港，一對年輕夫妻住在這條船上，鮮花、綠植、沙發躺椅，二人時不時在甲板上健身。工作之餘每每望向辦公室窗外，都不免欣羨於遊艇生活的愜意。

某個春日午後，我如平常一樣守在電腦前碼字，無意中瞥見窗外船上的女人正抱著一個小小的BB，看樣子應該剛出生不久。他們有孩子了！心中頓時充滿了對他們的祝福，就好像追劇時看到男女主角幸福甜蜜的大結局一樣。

轉過頭一想，這位媽媽一定很辛苦吧。畢竟彼時，我的孩子也還小，生育哺育的疼痛勞累、迎接新生命時的忐忑無助、嬰兒啼哭時的手足無措、產後抑鬱的歇斯底里……這些似乎正在消失的記憶又突然回來了。

或許是同為母親的共情，我對船上那家人更加留意，「偷窺」他們的次數明顯多了。有時，媽媽抱著BB在甲板上曬太陽，或者一個人在甲板上晾曬迷你的BB衣服，完事後伸伸腰如釋重負。回想以前她在甲板上曬日光浴和健身，日復一日的家務，想必會讓她很勞累吧。

日子慢慢過去，小孩子從會爬變成會走。有一天，正當我看著那位爸爸在甲板上陪小寶寶踢球時，同事劉生冷不丁問我：「怎麼樣，這家人挺幸福的吧。」「原來你也注意到了。」劉生狡黠地笑了笑：「要是你老公在，他也一定會這麼陪孩子玩

的。」

這句話還真戳到了我的痛處。

孩子一歲多時，先生因公離港。以前我們在一起時，有歡聲笑語，也有拌嘴吵架；分開後，少了一個人，冷清瀟灑在曾經熱鬧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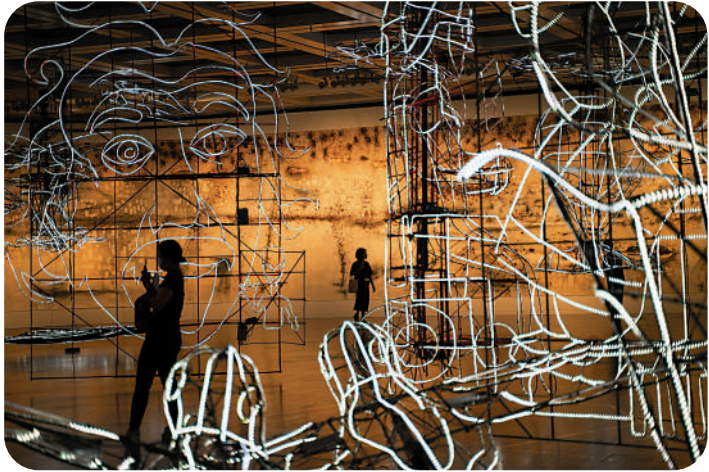
成年人的離愁顯得矯情，但孩子的離愁卻真實。雖然在先生離港時孩子還不會說話，但他已經有了對「父親」的認識：他會指着街上的年輕男性叫「爸爸」，也會看到他的玩伴被爸爸抱着時假裝滿不在乎地甩甩手。外公來探視時，即便二人此前相處時間並不如與外婆那麼長，仍會自然地與外公親近。可能他對男性的家庭角色有本能的心理需要。

先生每個月都會抽出一兩個周末探親。每次重逢都是孩子最幸福的時刻，爸爸爸爸的稚嫩叫聲不絕於耳；每次分離又是孩子最失落的時刻，他不理解為什麼爸爸一定要走，無論我使出渾身解數哄他，換來的仍是哭鬧。

直到有一次，看着爸爸逐漸遠去的身影，孩子一邊大叫一邊打我，我爆發了：「媽媽很想念爸爸，媽媽比你 and 爸爸在一起的時間更長，更不捨得他走。」看到我的眼淚，孩子突然安靜了。他不再尋找父親的身影，而是把頭埋在我懷裏，似乎在用他的方式安撫媽媽的焦慮。

「爸爸重要，媽媽也重要，小孩子都懂，只是不會說罷了。」劉生的話把我的思緒拉回了眼前，惆悵、虧欠的情緒湧在心頭。疫情三年，總能聽到因不「通關」導致的家庭分離，如今面臨相同境遇，理解了何謂成年人被現實所迫的身不由己。

看著船上那家人其樂融融，心底除了有羨慕，也有動力。總有一天，我家也會團聚。



從「原初火球」出發



市井萬象

中國藝術家蔡國強個人展覽「宇宙遊——從「原初火球」出發」，正在日本東京的日本國立新美術館舉行，吸引眾多觀眾參觀。展覽追溯蔡國強多年藝術實踐和經歷，將持續至八月二十一日。

新華社

郎朗的青春變奏曲



文化經緯
陳安

熊貓是我們的國寶，到哪個國家都討人喜歡。我也把郎朗視為國寶，他以絕妙的琴聲，使世界上無數聽眾豎起耳朵，以驚喜目光注視他，看一個音樂神童出現在國際樂壇，從貝多芬的《致愛麗絲》開始，到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逐漸成長、成熟，成為一個傑出的國際鋼琴演奏藝術家。

我有兩次聽他現場演奏。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他二十一歲時，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合作演奏門德爾松《G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此曲是門德爾松年輕時的作品，浪漫色彩濃厚，技巧華麗，充分顯示年輕人的朝氣，所以特別合適郎朗演奏，我見他就是以熱情浪漫的氣質奏出其華麗風格，與樂隊的合作猶如魚之有水，暢游自如，一曲終了，全場掌聲四起。

二〇〇五年三月，他二十三歲，與中國愛樂樂團在紐約林肯中心費希爾音樂廳同台合作，我更欣然前往聆聽。中國愛樂帶來了《二泉映月》（華彥鈞、吳祖強曲）和《大地之歌》（葉小鈞曲）。郎朗與樂團合奏拉赫瑪尼諾夫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音樂會以巴托克的管弦樂曲《神奇的滿大人》壓軸，但經久不息的掌聲使其壓不住軸，指揮余隆便宣布，郎朗主動要求加演《黃河》鋼琴協奏曲。

對年輕的郎朗來說，那場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鬥爭已是十分遙遠的事了，但他在沉醉於貝多芬、蕭邦、李斯特、門德爾松、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的同時，也沒有忘記用琴聲繪寫這場戰爭的宏偉畫卷。這個生於中國東北、聽過長輩們唱《松花江上》的孩子，現在紐約，在中國樂隊協奏下，用一顆火熱的心、一雙果敢而又靈巧的手，彈響了黃河船夫們跟驚濤駭浪搏鬥的歌聲，彈響了黃河的頌歌，彈響了黃河的悲歌，彈響了氣壯山河的保衛黃河的戰歌。

我注視着郎朗，注視他在琴鍵上時疾時緩的雙手，注視他時俯時仰的身影，我感到他全身心投入了音樂，投入了當年中華民族所體嘗的悲痛和憤怒、堅強和驕傲。我幾乎熟悉此曲的每個音符，現在又給勾起那些久遠的歲月，那些命運悲慘的同胞，感情不禁為之起伏，眼淚悄然淚下。

如今，郎朗已到不惑之年，從他對老一輩音樂家的尊敬、愛戴、感恩，就知道他的不惑，也即成熟。他不再有小小之時洋洋自得的感覺，而是常常談及他的前

輩、他的導師們的卓越和偉大。

他想到霍洛維茨旅居國外五十年後回莫斯科，演奏舒曼的《童年情景》，他說，他感到震撼。他佩服魯賓斯坦耄耋之年演奏拉赫瑪尼諾夫鋼琴協奏曲，出神入化，達到最高境界，使他「震傻」。格拉夫曼是霍洛維茨的弟子，承繼了俄羅斯樂派的真髓，他說，他深受這位恩師的影響。他記得鋼琴和指揮大師艾森巴赫把德國和奧地利樂派的精華傳授給他，理性的巴倫博伊姆給感性的他以哲學和邏輯學方面的幫助。梅塔把他當作自己的「小兒子」，他則認為梅塔是「最理想型的指揮」，音樂是他感情的自然流露。

二〇二〇年，傳聞因感染新冠肺炎逝世，郎朗深情悼念說：「傅大師是我非常尊重的藝術大師，他對我的激勵非常大。他對音樂的理解可說是獨一無二，他是真正偉大的鋼琴詩人，是古典音樂裏的一股清流，是我們的精神燈塔。」

四十歲前成了家，有了妻子和兒子，郎朗也就更不惑了，也就把更多精力和時間放在下一代人身上。他創辦了郎朗鋼琴藝術中心，親自給年輕、年幼學生作輔導，作示範。我在視頻上見他教課的情景，看到的是一個鄰居家的大哥或叔叔，說話聲大清晰，還不時手舞足蹈，那麼熱情、認真、細緻。他告訴孩子們說，學琴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只要喜歡琴，愛上音樂，練琴就會練得滿懷喜悅，黑白琴鍵就會變為「快樂的琴鍵」。

郎朗演奏曲目豐富，僅鋼琴協奏曲就有五十餘首，不過，琴藝上的成熟更應體現在練習、演奏新的「高難」甚或「高危」樂曲。《致愛麗絲》還要不斷彈，他自己和各代聽眾都還要繼續欣賞貝多芬筆下如此純美的曲子，但現在，對他而言，該是練習演奏「高危的」《哥德堡變奏曲》的時候了。



二〇二〇年，郎朗在萊比錫的聖托馬斯教堂演出。
資料圖片

由南京的停水公告想起



如是我見
侯宇燕

沒錯，我看到的是則普普通通的停水公告，停水區域是南京市玄武區，是個很能引人聯想到歷史、文學的名字。塘邊的柳樹、竹林中的枝葉，六朝的畫樑金粉……

更具詩情畫意的是停水範圍：網巾市、相府營、安將軍巷、楊將軍巷、紅廟、石婆婆庵、觀音閣、肚帶營、如意里……可以推斷出這一帶寺廟煙火的繁盛，江南明代士子網巾包頭的時尚，軍隊駐紮的繁密（也許還有少數民族統治時的色目將領，譬如安將軍，安姓即西北昭武九姓之一）……

僅這石婆婆庵，就又讓我

想到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戰爭和人》一開頭就說：「學校在大石橋，經過石婆婆巷（應該是石婆婆庵——筆者註），穿丹鳳街（張恨水對民國時期的丹鳳街有過精彩的描述）、安仁街，過小鐵路，經過高樓門、百子亭到家。除了丹鳳街那一小段是菜市，鵝卵石的路面，兩側擠滿店鋪，車輛行人熙熙攘攘，其他街路都比較冷清……」

看到這裏，你是不是感到有一條歷史文脈在這些地名裏貫穿着？筆墨山水、閒逸淡遠。如果有一定的學識修養，僅僅讀讀這些充滿歷史文化氣息的名字，類情的聯想、體味、思考，就會如萋萋春草般生長起來。有筆力的作者，甚至還可以寫出一部烘托着眾多古代人物的庭院、陳設、服飾、舉手投足的長篇小說來呢。

讀書·憶人



東言西就
沈言

他是中國最不羈的「九十後」，畢竟，他不羈了差不多一個世紀。他常將「我可不是老頭」掛在嘴邊，開跑車、玩時尚，自言「八十臉皮太厚刀槍不入」。對於死亡，他早已看破，直言「怕沒有用，不怕也沒有用」，並在生命盡頭留下以骨灰作為肥料復返自然的遺囑。

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便寫下《假如我活到一百歲》，預言：「有一天將會到來，像一次旅行一樣，我將提著小小的行囊，在前胸口袋插一枝未開的玫瑰，有如遠航的老手，不驚動別人，反手輕輕帶上住久了的家門。」而今，他果然輕輕地走了，卻留下百歲畫展與百年自傳的未圓缺憾，更留下世間再無老頑童的無限唏噓。

雖然與他素未謀面，卻感覺並不陌生。畢竟，在我最初供職的報館，曾經有他工作過的痕跡；在我目前就職的書局，曾經有他出版過的印記……這些年，我不止一次走進他的故事，邂逅鮮活的人生，對話有趣的靈魂。

周末再次翻閱他的藝術遊記《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重溫他九十年代旅居歐洲時寫生作畫的經歷見聞與奇情趣事，追索印象派之

源，走訪梵高的故鄉，遇見羅丹的雕像，尋訪薄伽丘的故居，追憶但丁的神曲……幽默筆觸引人入勝，恍若在法意各地親歷偉大藝術遺存。跟隨他的腳步，聆聽他走在塞納河邊更像一隻螞蟥的自嘲，感悟他在翡冷翠收穫「知足、知不足」的自勵，正是斯人已逝，音容宛在。

在書中，他以《大師呀！大師》為題，直抒胸臆：我也常常被朋友稱做「大師」，有時



黃永玉的藝術遊記《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

感覺難為情，暗中的懊喪，看到朋友一副誠懇的態度，也不忍心抹拂他們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剎那時間把問題向他們解釋清楚，就一天天地臉皮厚了起來，形成一種「理所當然」的適應能力。不過，這是很不公平的，除非我腦子裏沒有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沒有吳道子、顧愷之、顧閔中、張擇端、董源，沒有畢加索，沒有張大千……除非我已經狂妄地以為自己的藝術手段可以跟他們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百年藝術歷史的好歹！天哪，「大師」談何容易？

對於自己從事的工作，他直指「做文化藝術工作的人，骨子裏頭太多估計自己的神聖意義」，直言「文化藝術本身就是個快樂的工作，已經得到快樂了，還可以換錢，又全是自己的時間，意志極少限度地受到制約。尤其是畫畫的，臨老越受到珍惜，贏得許多朋友的好意，比起別的任何行當，便宜都在自己這一邊，應該知足了。」

對於藝術創作的本分，他直指「藝術的蜜罐裏，不知淹死過多少創造者」，直言「站在缸邊活動的工作終究不是分內的事。藝術工作之可貴原就在一口一口地釀出蜜來，忘了這一

口一口，忘了那來回奔忙的任務，已經不像是一隻正常的蜜蜂了。」

對於讀書，只有小學學歷的他說：「我這個老頭絲毫沒有任何系統的文化知識，卻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我這個老頭子一輩子過得不那麼難過的秘密就是，憑自己的興趣讀書。認真認真地做一種事業，然後憑自己的興趣讀世上一切有趣的書。」

對於人生，他以「人生如戲台」視之：人，在「前台」演戲，對付生熟朋友，利益所在，好惡交錯，搶掠搏殺，用的都是學來的演技功夫；真的自我是在「後台」。一人獨處，排除了忌諱，原形畢露，這種快樂六朝人最是懂得：「我與周旋久，寧作我」，就是其中思想精髓。

此時此刻，夜深人靜，不由得再次回歸《假如我活到一百歲》。在詩的末尾，他說：「我嘗夠了長壽的妙處，我是一個不惹是非的老頭，我曾經歷過最大的震動和呼喚，我一生最大的滿足是不被人唾罵，不被人詛咒，我與我自己混得太久，我覺得還是做我自己好。」

謹以此文致敬坦蕩、豁達、本真的黃永玉。